

無力處衆但只全身放下向半間草屋冷淡枯寂丐食鶴衣且圖自度亦免犯人苗稼作無慚人所以道佛法無爾會處生死無爾脫處既會不得又脫不得但向不得處一捱捱住亦莫問三十年二十年忽向不得處驅爾拶透始信余言之不相誣矣

十九末

雲居禪菴住持比丘
耆舊比丘智昭
已上一卷施財重刊
智琰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四之下

韓五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韓六

叅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海印居士 潘王王璋

自己一片靈明之性覲體與三世諸佛平等此說自靈鷲山舉行於二千年前凡教禪律

勤降伏煩惱起大勇猛未得令得未斷令斷貪嗔愛慢謗曲嫉妬對境不生彼我恩愛一切寂滅佛說是人漸次成就求善知識不墮邪見此說是世尊勉其精進破妄證真之極談不許住妄知之要旨也後之學者速於會道惟以即心自性之說廣求博記領納在心雖曰了明其實增障古德有云依他作解障自悟門斯言盡之矣

若欲必求正悟別無方便但將箇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之要言蘊于八識田中念念勿令間斷政爾無間斷時忽有佛祖以成現三昧注入我心亦須吐却此事使佛祖果有教人

之理只消與麼教去又何待人悟入耶

或有問云既不可教今一大藏教豈皆虛語耶答曰佛祖言教乃指衆生破妄入真之蹊徑耳亦描寫如來境界之圖本也苟不肯親蹈千萬里之蹊徑孤露他方安有到家之日或不假高登九仞之崇臺縱目觀其鏡界則

圖本亦奚以爲須信而後行行而後到到而後守然後爲得也

或者謂傳燈所載之諸祖皆於一機一境一挨一拶便爾脫略圓淨卓然超越安許其歷涉蹊徑之說乎如少林謂直指人心曹溪尚云說箇直指早已曲了也此說之下間不容髮又豈容其信而後行行而後到之說乎靈利衲僧言前薦得已涉途程句外知歸猶稱銑漢所謂電光石火豈容其停思佇想耶往徃人多向此說之下梁跟殊不思古人於言前句外未荷負之時其艱難辛苦昏散障礙略不少今人之一髮苟不奮發寢忘食之志

力又不肯操三二十年衝寒冒暑不敢怠惰之勤勞安有自然超越之理徒見古人悟入之易而不知其未悟之難或不難於今則安有易於後日也何故如此蓋生死大事是無量劫中熏染結習底一種不可拔之業根在今日要以不退轉身心直下一翻翻轉豈戲劇耶今即衆生心欲混入佛心使之不資勤苦志力亦未見有自得者也

釋迦文佛道已成於無量劫中眼不耐見衆生妄受輪轉故示生於王者之室頓捐萬乘之榮沉影雪山卧冰嚙檗備嘗勤苦及至道成雖聚徒說法惟止於丐食樹棲未嘗有所長蓄也此是衆生界中第一箇超越世出世間之樣子願成佛果者宜思之

或者謂已知無量劫來妄受輪轉使不加勤苦將來還有自了之理乎答曰輪回若有自了之理豈勞諸佛復轉法輪以無自了故必依信而力行力行而後到斯法輪之不容不

轉也

先師高峯和尚三十年影不出山每以一箇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教人極力叅究不問年深歲遠但以了悟爲期俾日用處單提此話蘊于胷中孜孜而叅密密而究壁言之如撒手懸崖比之如竿頭進步喻之如一人與萬

韓六

三

人敵方之如兩木相鎗而覓火此是古人用力極處諦實商量豈事虛語乃有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之句又云雖然舊閣閑田地一度贏來方始休此說豈欺人哉古云叅禪無祕訣只要生死切何以如此三世佛歷代祖種種建立種種發揮必欲破除

上一捱捱住但拌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瞽起一念感情雖未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古宿謂但有路可上更高人也行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者

叅禪悟與未悟蓋由根性利鈍之等差如根

衆生生死情妄而後已或不爲此大事安用建立種種法耶今之學者或不痛念己躬大事朝叅暮究何所圖耶原夫生死情妄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從空變不因人與蓋由無始時來迷失自心於清明目妄見空華輪轉遷流至今不息始因自

迷受此淪溺或不自悟百千佛法其柰我何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擾擾散亂紛紛把捉不定處初無一點外障只是一箇爲生死之心不真不切而致然也但覺把捉不定時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逼久之純熟自然合轍或未合轍時只向所叅話

如是業習不係根性皆情妄所遷本色道流
悉當屏盡業習淨處道力益堅積久不休不
悟何待蓋情妄業習之弊歷劫迄今愈增迷
倒遠背悟明若不屏之徒學奚益
韓六

參禪或盡生不悟但信心不退來世決定具
總持門或於未悟之前誤將相似語言記憶

四

在心雖一字亦多生障道眼之金塵也古人
云參須實參悟須實悟謂實參者決欲要超
越生死無常不求一點佛法知解謂實悟者
乃當念頓空生死無常不存一點佛法知解
凡聖情盡迷悟見消生佛兩志能所俱泯進
一步則高蹈佛祖所不到之境退一步則遠
離凡聖所未染之塵老毘耶即之爲不二門
釋迦尊據之爲菩提座諸祖秉之爲金剛劍
萬靈體之如優曇華起大病之藥王濟飢渴
之甘露給萬方貧乏之寶藏裂三界羈鎖之
利刀如上種種異稱皆海印三昧之變相也
示脫歡達刺罕丞相

諸佛法要惟在自心於一切人本來具足不
從外得也然自心之法何法也乃靈知之至
體也昔裴相國作圓覺略疏序首先一句謂
血氣之屬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其異類
雖昧略於蠢蠕中身相微劣惟同體之靈知
初未嘗減少也世尊初成道時乃云竒哉衆
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
證得謂智慧德相即自心之靈知也夫靈知
之體猶古鏡中所含之光也妄想執著猶翳
光之塵垢也鏡雖爲塵垢所蔽而鏡中所含
之光初未嘗一毫虧損也一旦垢淨塵消則
本來所有之真光廓然清淨洞照萬象豈從
韓六

五

外得也諸佛以是光轉法輪度含識菩薩以
是光修六度集衆善聖天子以是光統萬邦
福海宇賢宰相以是光沛仁澤宣大政至若
天依光而普覆地依光而普載與夫草木山
川有無情等咸依是光昇沉變化嗟乎世人
動爲物欲所蔽而昧斯光者久矣故佛祖重

其同靈垂百千方便啓之導之必使其開悟而後已惟大丞相閣下光明盛大德業淵深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昧靈鑑真光之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勲情妄愛憎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遣惟宜密以一則無義味語置之釣抱默默自看謂父

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其參究之念既真了悟之心必至既悟矣則前所云靈鑑真光亦無所容於聞見也阿敦理問入山傳奉釣旨需以語要輒陳管見如此

示容齋居士

別不花丞相

心非妙悟而莫知悟非情盡而不了情非工

夫而莫忘工夫非正信而不立蓋學道以正信爲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惟佛即心曠大劫來本來成就今更別不假再成也靈山之密付付此也少室之單傳傳此也古今之舉揚舉揚此也前輩大達之士往往皆是於一音未吐一念未萌已前兩肩

荷負一徃直前如素貧人頓居寶所而不驚不畏者蓋信根純熟故也其次要信道我若不畢其形命取證斯道昧此心佛於無明界中妄受輪轉繆縛苦輪沉墜三有盡未來際卒未有自了之日是故從上佛祖眼不耐見強出頭來設百千方便以起其信心俾其各

各自證自悟而後已昔有芙蓉訓禪師問歸宗和尚學人不識佛乞師指示宗云說與爾恐爾不信訓云和尚重言焉敢不信宗云即汝便是訓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目空華亂墜訓於言下大悟這箇便是信自心是佛底樣子當知這箇信字豈苟然哉乃積劫於

韓六

六

般若法中熏煉純熟一歷耳根永不退轉是謂決定信也學道人不問悟不悟但只要信心決定心既決定更無有不相應者但是有粗以來契證此道者更無有一人無此決定信心所以古德謂參須實參悟須實悟或不實參實悟總是虛妄生死根本所云實者即

決定也既有決定參學之志則有決定悟明之時所悟既決定則成佛決定無疑矣今之學道者往往無此決定本志必欲要洞明生死惟以聰利之資向能所上做窠臼未參禪要會禪未學道要明道未見開口動舌便先要知他落處引起一種虛妄情識孜孜向語

言道理上著到將一切經書文字古今因緣穿鑿殆盡間或被人點著重處不肯知非但以語言支持得過便了殊不知只這箇要支持底念頭正是生死情識既要參禪學道於生死情識上不能斬斷何所圖哉昔香嚴和尚問一答十問十答百自恃聰慧一日鴻山

問云子試除却從前記持底學解父母未生已前試道一句看香嚴不能加對乃曰望和尚慈悲與我說破鴻山云我不辭與爾說爾將後罵我去看嚴乃發憤屏去經書義理入南陽卓庵百無所思以度朝夕一日掃地次忽擲瓦礫擊竹有聲當時開悟遂遙禮鴻山

韓六

七

云和尚當時若與我說破又爭得有今日事此箇公案古今共知但未曾見有一人奮起決定信心屏去經書義理向無用心處操守一回又安得有香嚴擊竹底時節且古人皆是負大根器秉大志願尚且三十年二十年孜孜不舍寸陰克究此道以期妙悟而况今

日根器浮濁志願卑微只箇世間鹿重五欲無時不與之作對盡形打屏不去反開口便要向佛祖頭上坐卧欺罔自心輕毀先聖豈道人之心也哉故古德教人處最簡徑直捷謂不學佛法惟務休心但休得一分心即是學得一分佛法達磨大師亦云外息諸緣內

心無端心如牆壁乃可入道然達磨秉單傳直指之要貴在領於機先得於言外豈可又教人息緣止念如牆壁耶蓋亦眼不耐見此一等無決定志之士日夜馳求不息以曲順機宜故設此方便耳又有古德教人十二時中但如一箇大死人相似去只與麼過十年

若不悟去老僧大妄語成如上所說只爲學者最初不具決定信心欲洞明生死大事無端反於聖教中引起馳求攀緣不斷豈有志之士甘施於此耶但只信道有箇自己佛性義積却未明情識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求道理惟念念扣己而參於參之之頃如救頭然如遇怨敵寢食俱廢寒暑兩忘馳求不斷而自斷諸緣不息而自息久之不懈不廢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華燦發矣此心既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一法爲障礙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進退合轍左右逢原不假安排一一成現是謂心地法門

且眼前逆順尚爾融化不得而况四山交逼死生岸頭念慮紛飛識情馳散之頃惟蒼黃恐怖之不暇安有解脫自在之理乎如是之流蓋最初發心學道時不曾具決定志要了生死只欲會禪會道於是逗到眼光欲落未落之際無箇決定身心以爲主宰反被能會所會底心識總爲障礙其用心差誤一至如此且參禪學道但盡此一生向真實決定正念中要了生死無常大事其或於生死未了不會禪不明道正是不壞天真底好人但正念不忘再出頭來以夙熏般若力故管取一聞千悟試看他從上古人於一言一句下築著磕著迥然超越皆是參學究竟於未悟之也知道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前即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不學道依本分人胷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

者也如今未悟得之人徧閱古人現成言句也知得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只知得相似說得恰好偶於一毛頭順逆之境現於其前即舉心動念與之較量安有解脫之少分其得失有如此者由是推之反不如箇尋常不學道依本分人胷中且無許多知見解會盡之矣昔張無盡丞相初以聰明之資會盡

古今公案因作漕運過江西訪兜率悅悅詰之曰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張曰惟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微有所疑悅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安得無疑耶張一夜睡不穩至五更踏翻泉鉢忽有所省詣丈室扣門求證此是仕官中參禪底樣子使張無盡自恃聰

韓六

九

明不肯求決於兜率安有扣門求證之理哉又如裴公美侍郎出入於黃檗圭峯二師之間凡歷任所時黃檗每與之俱於是深參密究精思苦研深信法源飽食禪味於名相之學既精教外之旨尤熟此亦是現宰官身作不請友一代偉人也豈特此二公爲然但自

經次因廣談法身妙理有禪者失笑乎講罷云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垂教禪者曰笑座主不識法身乎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禪者曰請座主更說一遍乎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遍禪者曰不道座主說得不是只是說得法身量邊死者代不乏人當知此道在蠢動含靈各各具足安有官居極品素爲佛法之外護與佛祖聖賢而有少間者哉此心清淨猶若太虛無一點相貌逼塞虛空不爲大涉入微塵不爲小在聖不可增其多在凡不可減其少這箇說話凡是看文字識義理通教相底箇箇說得若不曾真正於離文絕見處妙悟一回親見源底縱使更說得玄中又玄妙中又妙正當說時亦不相應何況不說時也若是悟徹底人說時即是不說時不說時即是說時更無有說不說之間昔太原孚上座講涅槃

尚素講金剛般若於般若義海靡所不通聞
南方教外別傳之旨疑其妄謬遂擔經疏特
往關之因買點心喫處被婆子輕輕一拶早
是疑著了也及至一見龍潭於吹滅紙燭處
豁然開悟始知從前會得箇佛法義理若一
毛置於太虛一滴投於巨壑看這二尊宿於

韓六

+

未悟時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及至情妄俱
消廓然神悟之後說底也只是這箇道理既
只是這箇道理却要悟作麼蓋未悟之人說
道理如月夜看物已悟之人說道理如白日
看物月夜看底也只是這箇物但依稀彷
彿餘惑未盡白日看底也只是這箇物惟是

塵是謂見刺已悟者尚爾而况未悟者乎故
禪宗有云學者須是以悟為則悟了須是見
人若不見人縱有弘爲皆非究竟昔有則監
寺在法眼和尚會下自號罷參法眼問曰子
於何處得箇入頭則曰我嘗問一尊宿如何
是學人自己宿云丙丁童子來求火我於言
下有箇入處眼曰爾作麼生會則曰丙丁是
火又來覓火只是以自己覓自己也眼訶之
曰爾恁麼會爭得則乃重整威儀別求開示
眼曰爾試問將來則乃問如何是學人自己
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則於言下大悟又有
真點曾破夏再見慈明和尚問如何是佛

韓六

土

法大意真云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乃震怒訶之真愧憾無已明曰汝何不問我真理前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是大悟玄旨試看他二尊宿見處前時問答也一般後時問答也一般且道悟箇甚麼這裏見得便見師家與奪自在學者之明昧兩

途以毒攻毒以的破的無毫髮差互真正學道之士直須與麼方爲究竟處脫或不能如是向這裏一撥便轉也不要急性但只依本分提起箇所叅底話頭脚踏實地下鉗工夫拌取三十年二十年以至一生兩生信心不退不易穩穩貼貼地只與麼叅取正當叅時却不要起一念善惡凡聖情念作取舍分別底道理常令胷中蕩然如太虛兀然如大死人相似於世間出世間法中總不要動一念與之計較如是保任如是操守如是加工管取自然廓徹悟明有日矣其或捨此方便用心任有百千種造作皆成有漏生滅之因非

究竟也茲因丞相需我以做工夫語不覺吐此一段葛藤若謂宗門中果有如許多說話則謗般若咎其誰與當幸審之審之

示同菴居士

般刺脫因院使

一切佛法是自心具足心外別無佛法可求縱使求得亦非諦當皆是妄想情識非究竟

法也當知自心無聖凡離聖凡之量則與自心相應自心無憎愛離憎愛之分則與自心相應自心乃至無一切善惡動靜造作等能一切俱離則與自心相應然而說箇離聖凡憎愛等最是不許將一種心去特地離佗只箇

韓六

十三

離處宛然生滅或不用心又如何說箇離底道理所以古人云神光獨耀萬古微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但知道自心無聖凡之間也是知解又知道離聖凡之量也落知解當知此箇離之之理亦不屬用心但是悟明時不待離而自然不著不執矣只箇不執不著之

念是名曰離如今此心未曾悟明只消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用中默默自看都不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修行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默叅取所叅話頭久之純熟忽然開悟如久忘忽記那時情

妄空知解泯一箇自心全體獨露隨處自在百千念慮同時休息百千緣境當念俱離安樂法門無越此也

示主一居士 教叅政儀字威卿

圓常之道非佛一人獨有之衆生各各具足而不自悟也然悟有兩途有正悟者焉有相

似悟者焉謂正悟者如久暗遇明大夢俄覺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憎愛取舍之習滯于胷中如老龐所謂心空及第者是也謂相似悟者多以相似極理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影影響響妄認箇不生不滅之神性用聰利之資領納在心似與道會實未曾也豈

真誠求決死生大事者當如是耶唐宋名賢大有樣子雖混身於功名富貴子女玉帛之間然其爲道之正念與彼世間富貴等相了不相觸久久純熟一念洞明轉萬物歸自己如壯士屈臂不假佗力也古今聖賢入道之徑雖萬不同未有不由此而致者叅政相公主一居士簪纓累世爲時名公於性命之學體究尤力乃欲追跂前賢了明自己須知此事一切語言一切義理一切奇特一切玄妙總該不著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能脫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叅究政

當叅時於靜於閑於順於逆不生忻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熟知見消如久忘忽記於斯時也政不待主一而至敬之道充塞宇宙左右逢原又何生死輪回之復論哉茲奉鈞命需以簡易入道之語故直筆以答云爾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上

十三末

韓六

奉信士徐蒙
男除貨
沙氏集真
已上一卷報答四恩三省者
施財重刊

天目中峯和尚廣錄卷第五之下

韓七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法語

示鄭廉訪

雲翼字鵬南

太末蟲處處能泊獨不能泊於火燄之上衆生心處處能緣獨不能緣於般若之上且衆

韓七

生心是何物般若體復是何物而說箇能緣不能緣底道理試聽從頭註解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華天是衆生心也玉樓人醉杏華天金勒馬嘶芳草地是般若體也芳草地嘶金勒馬杏華天醉玉樓人是能緣不能緣也直下會得便見離衆生心外無般若

體波盡水還源離般若體外無衆生心水生波自起聖凡情盡能所見消盡十方世界是大圓覺場一切衆生本來成佛這裏要覓一毫爲衆生心亦不可得要覓一毫爲般若體亦不可得更要覓一毫爲能緣不能緣底道理尤不可得也是謂一味平等真如法門三

世諸佛因之而轉法輪歷代祖師承之而開正眼天倚之而蓋地由之而載聖人任之而治萬方清四海君子即之而霑仁澤發政令良由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背之而日遠矣以其遠故依般若體起世間相從世間相發衆生心隨衆生心造差別業展轉流浪積成輪回莫能已也所謂般若體者惟一靈知散爲六用如一室具含虛空而六門洞開不相留滯者是也所謂衆生心者循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塵習之所熏染隨處取舍引起愛憎念念攀緣而不休息者是也般若體猶水也衆生心猶波也爲境界風搖動心海攬水爲

波其波離乎水則無有定體也惟大智廓明者即千波觀止水動靜無虧苟不至此徒依

相似語言而深背靈知之智體爾

心與識一體而異名悟則會識歸心迷則轉心爲識何謂心靈知不昧之謂也何謂識依靈知而妄起分別之謂也今之學者極其玄

辯多認識神而不自知靈知之心體雖曰靈知而實無有所知者所以古人謂鏡不自照火不自燒若自照則不能照物自燒則不能燒物心之體亦然雖曰靈知若自存其所知則不知一切也苟存其所知所知者即識神耳非心體也識乃生死變易之具既認之則

安有了生死之期耶

心之至體無可見無可聞無可知無可覺乃至無可取舍但有可爲皆虛妄顛倒既不可以見聞知覺則學人何以超入而證之但遠離一切見聞知覺乃至能離所離一齊空寂則靈知心體宛然顯露於見聞知覺之間故

辨七

二

不發明哉

嗟乎人心浮淺口說參禪但欲明悟機緣以資談柄耳初無一念要決了生死大事之心所以言語轉多窠臼轉深葛藤轉盛而生死轉熾矣惜哉

要學佛祖須先立箇決定要了死生大事之

辨七

三

古人默契而神會自然諸緣無礙矣然欲離見聞知覺等病只箇欲離之念早是增加其病耳於是古人別資一種善巧方便將箇無義味話頭拋向學人面前令其究竟但知體究話頭則與見聞知覺等不期離而自離矣傳燈錄諸祖皆不因看話頭起疑情而各於

言下頓悟無生者蓋其爲生死大事之心真切脚未跨門則早有一種無常生死大事之念梗塞于心中卒莫之自決雖三千里五千里撥草瞻風孜孜只欲洞明自己而已或十年二十年不能自決則所疑之生死愈久愈堅決不肯斯須忘念有如是智力又何患其

正志此志頓在眉睫間雖萬緣擾擾萬慮紛紛不得別起一毫頭異念自生分別以障其志苟爲生死之正念不真不切決定日用中做工夫不得設若強做去亦暫時爾終不悠久縱使聰明利根於古人文字上有所悟解祇益見聞實於生死大事上了無交涉蓋根本之志不真實耳

學道有三要第一要爲生死大事之心切第二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三要辦一片長遠決定心未不退轉此三要苟缺其一則廢缺其二則失三者俱缺縱使背通三藏教深讀五車書惟資業識謾長高心殊無所補於已躬也

昔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只這一箇無字如倚天長劍塗毒鼓聲觸之則尸橫嬰之則魂喪雖佛祖亦不敢正眼覩著今古之下疑此者既多悟此者亦不少而錯會此意者尤不爲不多矣若要洞明佛祖大

意廓徹自己真心不妨將此箇無字置之文字案牘間懸之語默動靜裏密密自看是甚麼道理且趙州因甚麼道箇無字行而參坐而究朝而思暮而疑不得暫時忘念正當參究之頃不要作世間法會亦不要作出世間法會如目前無事此箇所參之念順密亦不可因其順密而生喜如緣務交錯此箇所參之念間斷散亂亦不可因其間斷散亂而生懼惟是做得也與麼做做不得也與麼做都不得別起一毫助長攀緣方便作爲之心纔有此心即間斷矣久久綿密自然打成一片且得内心外境當下虛廓彼聖此凡同時超越方知道在已求不從佗覓也

生死無常流轉多劫備受辛苦莫之能脫者蓋一毫不從外來皆是自心迷惑之所生起然此心一迷則自肯涉入非物使之肯也亦非天地鬼神使之肯也此箇肯心若是外來則不名肯矣以其不自外來所以云自肯也

韓七

四

既是自肯墮生死今日要脫離生死趣入涅槃苟非深發自肯之心擬待聖賢勸發語言誘引則當其起諸愛染流入生死之時却不能因勸發誘引而入也如是思之只將箇自肯結生死緣業之心轉之趣道則未有一人不成者也故古人謂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

又云但辦肯心決不相賺斯言豈欺人哉

昔馮給事有偈云公事之餘喜坐禪未嘗將脇到牀眠雖然現出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又李駢馬有偈云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又龐居士云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諳頭頭非取舍處處沒張乘朱紫誰爲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又張拙秀才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間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又趙清獻公有偈云默坐公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如上士大夫皆是不離功名富貴游戲大圓覺場豈古人獨能而今人獨不能耶惟在信之深行之力則古今可以一致更或躊躇此乃自畫之耳

佛法是大解脫門只要當人自把生死做一

五
第七

件大事發深信心向所叅話頭上猛加精進驀直故去最不許人思前算後較量得失非同二乘小果之人厭身避境絕念忘緣遣愛逐憎驅情離妄作種種修習亦不要嫌喧取靜辨是別非取聖捨凡消昏敵散但是胷中離却箇叅無字底正念向此等異端上警起

一毫所重之心則剝去矣安有悟明之日哉叅禪只要求悟明所叅底話頭斷不可離此求悟明之外別起第二念則不相似矣慎之慎之

如今學道人先存一箇聖凡情量蘊于藏識中隨念分別未曾涉事則厭煩之心頓興未

曾觸事則思慮之念交作苟不能直下坐斷
祗益自勞於理無益但守得箇詰頭綿密於
綿密處更加綿密去正當綿密時亦不要作
綿密想纔作此想墮在綿密中亦不相應久
久純熟其憎愛取舍是非分別之妄情亦不
待別起第二念掃蕩而自然淨盡無餘矣

卷六

六

儒之道治心者也脩心者也佛之道明心者
也悟心者也治與脩漸之之謂也明與悟頓
之之謂也心一也頓漸之途不可以一者蓋
世間出世間之異也使吾佛言入世間之道
亦不能志正心誠意之說也使孔子言出世
之道則道知其不能外吾心空覺圓之旨也
苟不達聖人垂教立化之大權則徒事詭詭
之多言惟增其是非耳

治世間書道德仁義禮樂刑政八者皆不能
外吾一心之妙用也心通之謂道心正之謂
德心慈之謂仁心平之謂義心中之謂禮心
和之謂樂心直之謂刑心明之謂政以至百

十善行凡有利天下而澤斯民者未有不因
吾一心妙用之所著也凡夫反是而失其妙
用則顛倒錯亂由之而生焉故聖人不得不
設教以裁之也後爲說偈以演其義云
從來至道與心親學到無心道即真心道有
無俱混絕大千沙界一闕身

卷六

六

萬物性情皆有德惟人之德與心通自從識
得這些子語默昭昭合至公

聖賢垂教幾千般化育鈞陶宇宙寬我欲仁
芳仁即至不須心外覓毫端

心到平時物我齊等閑行處自相宜但教法
性無差別不礙興蒸與任威

威儀進止非爲禮心到中時禮自臻相見不
須陳玉帛一聲彈指見天真

萬籟夜吹無孔笛兩溪朝奏沒絃琴要知此
樂從何得只屬當人一片心
念惡先將心受誅三千條貫治形軀道人善
惡俱忘念刑法分明是有無

心似權衡定重輕到頭斤兩自分明從來善政還相似千古令人作準繩

示彝菴居士 蔣教授均字公秉

大願聖人降生西竺現百萬億種神異作百萬億種方便鞠其所由特不過曲爲衆生發明箇本地風光而已舍此更不爲第二事乃

云我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又云我此法印爲欲利益世間故說在所遊方勿妄宣

傳皆的指點衆生本來具足底一段圓湛虛寂不動搖無變易之娘生面目蓋已嘗於逝多林八字打開以二乘人不能披襟領荷累及這箇老漢說戒定慧三學示空假中三

不住處瞥轉一機當念休歇始知此道恩大難酬僥倖別求効去爻矣

少林只教人心如牆壁乃可入道更無別說原夫衆生本來之心端如牆壁政不假倣而效之良由於牆壁之心自生穿鑿入俗入真緣動緣寂於牆壁心上枉起萬種愛憎千般

觀現法報化三身論法身般若解脫三德布箇漫天網子八面四方必欲使之趨入逗到未上拈一枝華謂吾有教外別傳實相非相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得老飲光出來破顏微笑方稱本懷不爾則四十九年幾成漏逗原夫世尊積多生苦行萬劫勤勞舍身命志勢

取舍在華塞眼愛見橫心向無影像中妄執影像於絕是非處剛立是非致使一點妄情處處染著殊不知牆壁之心了無所染及遇神光於覓心了不可得處一肩負荷究竟了無別法今日要與少林神光父子同參且是不要廣求義路泛覓玄猷單單教此心直下

如牆壁去爻之不易但遇聲遇色遇凡遇聖當知聲也是牆壁色也是牆壁凡亦是牆壁聖亦是牆壁乃至山河大地明暗色空見聞知覺俯仰折旋莫不皆是牆壁一一無穿鑿一一無滲漏一一無過患一一無取舍正與麼時少林神光在伊眉毛眼睫上入一相一

行三昧又何今昔之間哉或有箇闡提漢道使我心如牆壁即與土木何殊幾與無情不相去矣苟作是念要見少林神光千里萬里沒交涉

楞嚴謂狂心未歇歇即菩提華嚴謂了知盧舍那自性無所有這是如來禪雖少林直指

今日歷盡諸趣備受楚毒尚不肯痛自歇心一念狂情馳逐諸妄與生死根種念念交接復不知更待何時有自休自歇自超自越自證之理也於戲惜哉

將心來與汝安將罪來與汝懺依稀相似彷彿不同龐公曰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未必如是之深切著明者也而學佛法之人往往只麼讀了便休今古之間要求一人於此說之下痛快領略瞥轉狂心返照自性便爾歇去不真何待不知何物爲障爲礙而難乎其人昔僧問玄沙學人乍入蘿林乞師指箇入路沙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沙曰從

這裏入此僧領悟此豈非能痛快領略而何當知狂心苟不能自歇雖佛如來具百千萬億種莫測之神變乃至旋乾轉坤碎山竭海不勞餘力獨不能與衆生歇狂心於俄頃此事苟非常人自肯休自肯歇自肯超越自肯照了則自性盧舍那萬劫不得歸家穩坐且

韓七

八

韓七

機智用如水赴壑如風行空語言作略圓轉
活脫雖局局迥異段段不同要且曲爲當人
發揮己事自有佛祖已來二千餘載能於此
事上肯放身捨命者類牛角之於牛毛一月
之於衆星何其少耶今日更不肯奮不顧性
命之正因向萬仞崖頭撒空雙手於萬人海
裏特立獨行其死生纏縛日重月深故爲山
謂今生便須决斷料想不由別人李駢馬謂
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斯言豈欺人
哉

古人於參學此道用心處謂做工夫斯說最
切當而學人例於此說如無聞見相似聞說
著箇禪字或有便要易會日夜向語言文字
中尋討或者以爲難曉乃掉頭不顧論剗放
在無事甲中曾不加意是二者皆不知有做
工夫之理而墮于過與不及之間恍惚一生
甘受輪轉深原做工夫之理特不出箇信字
蓋信知生死事大無常迅速十二時中有方

便無方便自然故意不過孜孜爾兀兀爾只
這箇放不過處孜孜兀兀便是做工夫初無
所謂瞠眉豎目起模作樣及避喧求寂等惟
信知此事不從人得雖釋迦達磨現身于前
將禪道佛法傾注入心本色上流直須吐却
惟守箇放意不過處孜孜兀兀以求正悟斷
掌握者哉

禪何物也乃吾心之名也心何物也即吾禪
之體也達磨西來只說直指人心初無所謂
禪蓋於直指之下有所悟入於既悟之間主
賓問答得牛還馬遂目之爲禪然禪非學問
而能也非偶爾而會也乃於目心悟處凡語
默動靜不期禪而禪矣其不期禪而禪正當
禪時則知自心不待顯而顯矣是知禪不離
心心不離禪惟禪與心異名同體故雪峯毬
禾山鼓秘密義道吾笏臨濟喝德山棒天皇

餅趙州茶八字打開兩手分付本色道流如
鏡照鏡似空合空既無言論之迹亦無作用
之景昭昭然如十日並照了無言前句後之
差以至風聲兩滴谷響山鳴皆賓扣主應之
時也且心既不可得而禪豈可得哉學者當
知此則於未悟心之際禪不可強而得之苟

得之非所謂禪誠業識也

三祖謂要急相應惟言不二這兩句話是醍
醐是毒藥圓悟和尚謂早是二了也往往事
因叮囑生須知此事無爾啓口處無爾留意
處無爾用心處無爾回避處若也是去凡咳
唾掉臂戲笑譏訶皆第一義若也不是雖終

矣至理如是奚強使之然哉

古人淳誠無一點勉強其於領荷之際如獲
舊物如父忘忽記了不加一毫外物渾倫是
一聚自家寶藏信手拈來用之不竭令人脚
跟浮淺於所學時便自立脚不穩其偷心念
念起滅必強作主宰僅可趣向不爾則不覺

韓七

士

不知爲情妄境緣轉移將去攬奪將去百種
計較萬般施設終不自由蓋從脚跟下先涉
了一種勉強徹底打在骨董袋中及至領荷
之際未免义手向古人背後聽其處分要如意
香象渡河如師子遊行如大鵬展翮終不能
得既不得到此地位則於生死之際未免躊躇
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

工皆顛倒妄想輪回根本此事不屬人排遣
不屬人讚毀不屬人指教所以云通身是病
通身是藥爾若正信此事單單向話頭上克
冤死生即通身之病皆爲藥矣苟存一念佛
法禪道之見萌於其間則通身之藥皆是病

躊躇故前輩古人惟貴當人自信自肯自能放
手放脚向百尺竿頭萬仞崖頂放身捨命然
後一切處平常一切處脫略一切處安穩一
切處慶快豈屬強爲法如是故釋迦佛只是
箇心中無事底凡夫以其熏煉成熟而百種
神異自然出現於出現之項而佛心中亦只

閒閒地終不言我有神異而矜誇鼓惑於人
若爾即外道等也豈佛之謂哉是謂大人境
界又謂衆龍負荷非驢馬所堪苟具此志則
今人即古人苟不具此志則古人即今人蓋
時緣不以古今爲間根性不以生佛爲殊志
在乎在學者不可斯須忘之也

老龐謂于頤侍郎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
諸所無此二語是入毘耶不二法門之要徑
是轉諸祖向上開捩之玄機既不可以事說
尤不可以理論更不容以義解也惟親到大
休歇大解脫田地者如兩鏡相照直下無毫
髮隱覆真所謂超言象越格量透情塵沒窠
臼底最末後句蓋盡得諸祖不傳之秘乃發
機如是之準的也原此老能棄家珍重已事
橫身向萬仞險崖再三挨拶一念子磨勵得
澄湛瑩徹洞無痕翳於出生入死之際屹立
如泰山之不可撼也此一著子彼旣丈夫我
寧不爾一種是自不把做一件事率易放過

殊不思放過目前便是盡未來際放過底種
子其最清淨至明白極廣大之道業在今日
等開放過甘受無盡生死之所流轉者是智
耶是愚耶余不可得而分別者矣

死生二字不從天降不從地湧不因人與不
向已出雖千生萬劫不可逃避且無根蒂可

七

十二

尋良由白日青天遇聲遇色對違對順不能
直下照破其死生之本由是而生焉無量劫
來交親純熟不知爲險峻不知爲危難不知
爲墜墮不知爲流浪日與諸苦因緣交頭接
尾未嘗少離自固不知已可憫矣而遇達者
眼不耐見咄咄不絕口自二千年外叮嚀告
誠迨于今日展轉頑鈍不加聽信非迷惑而
何大丈夫或不肯自負只消向一念未生已
前拍盲坐斷猛將胷中善惡諸思惟心
念如斬一握絲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
寂不動不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叅詰頭頓在
面前默默自看政當看時都不要別作方便

如撞著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步也不得於挨拶不入處工夫純熟忽爾觸翻則知生死二字果然寐語於我何有哉

法無定相隨念變遷只如三界二十五有在凡夫喚作常分在二乘小果喚作苦空在菩薩喚作識變在佛知見喚作自心只如在衲

僧分上喚作甚麼爾若隨例喚作自心是謂佛見要與祖師同參決無是處且佛見尚不可起尚不可著又豈容別存所見耶要得不墮諸見直須向千人萬人行不到處進取一步千人萬人見不到處薦取一機乃可於生死岸頭具大自在如其不爾如求嘉謂欲得

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

示吳居士

禪即淨土之禪淨土乃禪之淨土昔永明和尚離淨土與禪爲四料棟由是學者不識建立之旨反相矛盾謂禪自禪淨土自淨土也殊不知參禪要了生死而念佛亦要了生死

原夫生死無根由迷本性而生焉若洞見本性則生死不待蕩而遣矣生死既遣則禪云乎哉淨土云乎哉昔大勢至菩薩以念佛心得無生忍觀世音大士從聞思脩三慧取證圓通今之禪乎淨土平皆二大士之遺意也二大士常侍安養導師左右未嘗少悖今二

宗之學者何所見而獨悖之耶予返復求之遂得其悖之之源試略言之蓋二宗之學者不本乎生死大事耳以不痛心於生死禪則耕空言以自高淨土則常作爲而自足由是非倒見雜然前陳若非古佛願行冥符則二宗或幾乎息矣居士久親淨土之學復慕

少林直指之道直以父母未生前那箇是我本來面目話置之念佛心中念念不得放舍孜孜不可棄離工夫純熟識見愈精明道力益堅密一旦於志能所絕氣息處豁然頓悟始信子言之不爾欺矣脫或於未悟之頃妄執予言爲已見不惟坐在窠臼中則亦去道

愈遠矣誠之誠之

已上一卷信士張善福周秉
張瑾頤妙清保奴施財重
刊報答四恩三宥者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丑之下

韓七

十四未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第六

韓八

參學門人北庭臣僧慈寂

上進

書問

荅潘王書來書附

弟子太尉潘王王璋頓首百拜和南天目
中峯和尚大禪師座下惟璋眇德叨預

韓八

某爲學既昧於道無聞廁影僧園濫叨田服
捫心揆己夙夜恐惶伏惟閣下位冠百辟爵
居名王天端懿親爲國尊行合浪切性海巨筏
爲佛雄藩仁聲仁聞被乎寰區有德有言無
愧簡冊顧某何人敢當垂念過蒙洪叅軍與

天端爵祿雖榮常遵佛化仰靈山之付屬
懷覺樹之潛輝每對真容誠切瞻戀至於
脩崇勝事聽演教乘頗嘗及矣而禪宗向上
一著罔知所趣伏審吾師道傳天目名
簡

帝心良以江山迢遙尚阻執侍渴仰醍醐

奇長老冒塵觸賜徒步登山出王鈞麾侑之
厚幣辭情懼懼自敵以下有不敢當者而况
大王年德名位振耀皇家者哉盥沐熏香對
信使展讀雖山林泉石增助光潤其如某之
愧悚何觀信使之聰明有以知大王之通貫
無礙也因與信使話及世尊於二千年外將

思霑花雨極懸懸也緬想天人叶贊法候
勝常今專遣洪鑰謹齋信香代伸禮敬久
嚮和尚養高泉石他方多請住持曾未垂
諾柰無相法身欲隱彌露曷若出世度生
廣開利益然聞江南靈蹤聖境久欲遊觀
秋冬間儻得 旨南來首當叅扣願興

悲濟先此布區區幸祈法照